

苗疆蛊事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破七十年闭口禅
教你懂 No Zuo No Die

1周年
限量版

1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苗疆蛊事

10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疆蛊事. 10/南无袈裟理科佛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520-0486-1

I. ①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4278 号

苗疆蛊事 10

作 者: 南无袈裟理科佛

责任编辑: 王晨曦 缪宏才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4.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486-1/I · 117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十四章	尸检中的诡异发现	49
第十三章	同行济济	45
第十二章	奔驰上的男女	41
第十一章	大师兄的请求	37
第十章	来自伟相力的求助	33
第九章	事务所前的两个人	29
第八章	拿什么来哄你，我的雪瑞	25
第七章	重回东莞	21
第六章	书房里面的大师兄	17
第五章	骗子自首，不速之客	13
第四章	牛皮吹破天	9
第三章	一个通缉犯的酸楚	5
第二章	医托，愤怒，无奈	1
第二十九卷	工厂诡事	1

第三十一章	援兵锋芒尽显	117
第三十章	绝对黑暗领域	113
第二十九章	陆左哥哥大战坏人	109
第二十八章	壮汉脱裤，老头清醒	105
第二十七章	悬棺救人，桑毛发怒	101
第二十六章	鬼来电，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97
第二十五章	事件猜测，燃符问路	93
第二十四章	罡风拂面，人化飞灰	89
第二十三章	肉身布施，咫尺天涯	85
第二十二章	砍瓜切菜，无端凶猛	81
第二十一章	阎魔门徒	77
第二十章	肥虫逆转，分神夺舍	73
第十九章	战阎魔	69
第十八章	附身老鬼	65
第十七章	停用厂房恐怖记	61
第十六章	小鬼闹闹，再次登场	57
第十五章	彷徨的等待，最后一跳	53

第四十八章	天亮了	184
第四十七章	隐约泪光	180
第四十六章	异变陡生，急转直下	176
第四十五章	嗨，大师兄	172
第四十四章	我……不好吃啊	168
第四十三章	阎魔成魔，真魔	164
第四十二章	援兵，援兵	160
第四十一章	大忽悠	156
第四十章	来，干了这碗热翔	152
第三十九章	忆往昔，竹马青梅	148
第三十八章	小澜身死，举手立杀	144
第三十七章	混沌万棺阵	140
第三十六章	水中剧斗，斗转星移	136
第三十五章	败势初显	133
第三十四章	人身魔体，触脚怪兽	129
第三十三章	阎魔的招揽	125
第三十二章	阎魔现身	121

第十三章 人心险恶，性情大变

第十二章 山林诡事

第十一章 官老七酒醉奇遇

第十章 得与失

第九章 水道遇突泉

第八章 是谁，打扰了我的睡眠？

第七章 大人发威，百鬼夜行

第六章 闭口禅，阴阳界

第五章 事情轻易，必有蹊跷

第四章 盗宝

第三章 龙涎液的消息

第二章 「泰山三宝」

第一章 飞抵泉城

第三十卷 神仙诡地

第五十章 我的行为，并不代表我的意志

第四十九章 苏醒

188 192 196 196 200 204 208 212 216 220 224 228 232 236 240 244

第三十章	兄弟相聚	312
第二十九章	驭兽斋，名二毛	308
第二十八章	大梦一场，杂毛遭殃	304
第二十七章	兄弟相残	300
第二十六章	杂毛小道，什么情况？	296
第二十五章	悬空浮岛，大阵中樞	292
第二十四章	法阵达人	288
第二十三章	娇蛮小公主	284
第二十二章	东夷迷幻杀戮阵	280
第二十一章	二小姐	276
第二十章	神仙诡地之迷宫	272
第十九章	如坠深渊	268
第十八章	乱拳打死老师傅	264
第十七章	才出狼窝，又入虎穴	260
第十六章	进去的狼人	256
第十五章	洛小北	252
第十四章	与飞机场同坠溪中	248

第四十七章 握手言欢

第四十六章 释方的病情

第四十五章 地底大殿，修为屏蔽

第四十四章 诛杀尸怪，同坠崖间

第四十三章 小道清理门户，周林恶贯满盈

第四十二章 南无阿弥陀佛

第四十一章 我欲成佛，奈何奈何

第四十章 周林之死，而或重生

第三十九章 周林啊周林，你在作死咩？

第三十八章 洛氏姐妹

第三十七章 狼人僵尸，魔舍利

第三十六章 破阵杀敌，夺路而逃

第三十五章 尸墙化怪，堆叠而来

第三十四章 好歹是亲戚，我来看你死

第三十三章 东夷杀戮阵之人肉砌墙

第三十二章 莲竹禅师和他的小伙伴们

第三十一章 战斗模式

316 320 324 328 331 335 339 343 347 351 355 358 362 366 369 373 377



第二十九卷

工厂诡事

第二章 医托，愤怒，无奈

我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然而在见到我老娘那佝偻的身影和又多了几分花白的头发时，心中那一点点小坚硬，就被轻松地击碎了。泪水止不住地奔流出来，将眼眶儿都模糊了。有一口气在心头堵着，让我窒息。

儿行千里母担忧，更何况是像我这种犯了事儿的呢？

我很小的时候听我老娘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男人坐牢了，他老爹老娘离监狱几百里的路程，几年都没有来看他。有一天他忍不住写信回家，想让家人来看自己。过了几个星期，他老爹老娘来了，还给他带了一袋子硬邦邦的馍。他不解，问怎么回事。管教告诉他，他老娘腿脚不灵便，他老爹用拖车拉着干粮和他老娘，走了十几天，才到的这里……

这故事不知道真假，但是我老娘每回拿这个教育我的时候，都哭上一回。而如今，她儿子我，也成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坏人了。

我望着我母亲的身影，热泪肆流，身后被人推了一把，回过头，只见杂毛小道的眼睛红红，抬起下巴，示意我赶紧过去。

我擦干眼泪，见暮色四合，左右也不见什么人了，于是沉心静气，沿着人家的屋头檐角，快步朝着我家那边跑去。母亲正在翻看屋前几串火红的干辣椒，突然见到一个黑影从屋角蹿出来，吓了一跳，待回过神来，仔细看，竟然是近一年没见的我，不由得喊了一声“我儿”，接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见到母亲哭泣，我顿时就慌了手脚，脑子一热，就学着电视剧上面的桥段，跪在我家屋门口的青石板上面，呜咽地说道：“妈，孩儿不孝……”



我母亲哭了一会儿，想起我此时的处境，顿时惊醒过来，见我还跪在地上难过，走上前，一把就将我给拉起来，左右瞧了一下，见没人，忙将我引到屋子里面去。进了屋子，我母亲刚想关门，但见一袭青衣挤进来，杂毛小道嬉皮笑脸地打招呼：“阿姨晚上好……”杂毛小道曾经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我母亲自然是认得的，点了点头，正想关门，又挤进来两位，一个是小妖，一个是虎皮猫大人，口中皆喊：“老太太好……”

终于将门关上，我母亲抹着泪水，露出笑容说，好，都好。

她招呼我们在堂屋坐下，不放心地检查了一下堂屋的门闩，然后用刻意压制的声音朝里屋喊道：“老三，你家伢子回来了……”喊完话，她又回头跟我讲：“左左，你吃饭了没得？”

我摇头说，没有，家里面还有没有剩饭？我们将就凑合一点就得了。

我母亲不同意，说，你也就是算了，这里还有客人呢，你等等，我给你做去。

见母亲转身要奔厨房，我忙拉住她的手，说，妈，你忙啥子，坐下来说话，一顿不吃，我未必会饿死啊？我母亲听到我这么说，眼泪又下来了，坐下来，问我去年子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我问，他们都跟你说了什么？

我母亲告诉我，说她和我父亲本来在马海波在黔阳给我们置办的新房里，准备妥当，就等着我带一个女朋友回去，然后着手筹办婚事呢。结果有公家的人找上门来，说起我故意杀人的事情，当时我父亲就惊得住院了，在医院住了两天，又听说我在押运途中逃跑了，心里面更加担心。她跟我父亲两个人，在黔阳没着没落的，又为了我的事情担惊受怕，结果没几天，就从黔阳回到了老家，大半年都没有我的消息，一向难过得很，而我父亲又病了。

说着话，我父亲从里屋披着一件衣服走出来，我抬头一见，吓了一跳。我父亲从脖子到脸的皮肤上面，有大片的潮红糜烂面，好多脓疱及脓痂，分泌物有一股难闻的臭味。瞧得这一幅场景，我们不由得站了起来，而我父亲见到我回来，也很激动，走上前几步，似乎想到什么，又止住了脚步，眼睛里面溢满了泪水，颤抖地说：“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父亲是一个很老实内敛的人，也不会说话，一辈子都只是勤勤恳恳地干着手里的活计，与我的交流，并不如我母亲多，但是这无法抹杀他对我那深沉的爱。瞧着父亲这副模样，我心里面难受极了，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父亲却不肯说，只是追问我的案情清楚了么，到底是怎么判的，怎么就回来了呢？



我见我母亲也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便告诉他们，我这个案子的情况有点复杂，人是我杀的，不过我只是正当防卫，是不用负责的。不过我现在牵扯到了派系斗争里面，讲不清楚，所以暂时还是见不了光，本来这次打算回家来瞧瞧他们，便去找组织的领导，洗清楚罪名。无事，水是水，油是油，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母亲抹着眼泪哭，说：“都怪你外婆。你以前一直都好好地做着小生意，要不是她那个老不死的弄这么一出戏，说不定你根本就不用遭这罪，说不定崽都有喽……”

我着急父亲身上这吓人的燎泡，赶紧问，怎么回事儿这是？瞧这模样，好像是中毒了。

父亲梗着脖子不肯说，母亲则在旁边哀声叹气，说：“从黔阳回来没几天，你爸爸身上就长痘子。开始不肯讲，到了今年二月份，一片一片了，才说出来。我带着你爸爸去靖州大医院看，下车就被人拉到一个老医师那里，开了两千多块钱的药，回来之后也没有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就又跑到大医院去看，结果医生说是天疱疮，讲是因为免疫性的皮肤病，不传染，不过也不好治。他住了一个月的院，好多了，现在配了点药，在家里面休养。”

我父亲告诉我不妨事的，前段时间好大一片，现在好了许多，慢慢养着便是了。回来就好，挺高兴的事情，不要因为他影响心情。先搞点饭吃，也是饿了好久了吧？

我忍住愤怒，点头说，是啊，倒是有些饿了，吃饭，吃饭先。

我说是这般说，不过心情却是郁闷得很。我虽然不是很懂医，不过因为身为盥师的缘故，多少也知晓一些，这天疱疮是一种很复杂的慢性皮肤病，跟病毒无关，而是因为自身免疫能力低下、心情郁结，以及体内的电离子环境紊乱所致，究根结底，还是跟我出的事情有一定关系。

我们县地处十万大山的东首，湘黔交界，山路重重，医院的医疗条件并不是很好，去市里面又比较远，一般人得了大病，都会去湘湖省靖州的怀化第二人民医院。可恨的是，我父母毕竟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没怎么见过世面，而且年纪也大了，脑子不是很好使，容易相信人，居然还被那狗日的医托骗去了小诊所里。钱倒是小事，只是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真正让人窝火。

我没有问后来的事情，想来也是不了了之。我心里面清楚，之所以会这样，都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在逃亡中，而我父母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我母亲手脚麻利,说了一阵子话,就跑到厨房里面去忙活,没多久,就整治出了一桌子菜来。我坐在饭桌前,吃着母亲做的菜,挟着好久没有吃过的干蕨菜炒腊肉、清蒸血肠还有泡萝卜,饭吃了整整四大碗,肚子都快要撑破。杂毛小道和小妖也吃了好多,我母亲煮了一大锅的饭,本以为多了,结果被吃得干干净净。看着我们这副模样,母亲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说:“你们还真的是受苦了。不要急,没了我们再做。”

饭后,小妖这个大小姐脾气的小妮子,难得地主动抢着收拾碗筷,并且跟着我母亲去厨房洗碗收拾,让我母亲眉开眼笑,说这小姑娘真勤快,人又漂亮,可惜就是年纪小了一点,才十一二岁吧?

我让杂毛小道将我们的行李送到我的房间放下,然后叫来肥虫子,给父亲疏通了一下身体。不过效果甚微,金蚕蛊也不是万能的,毕竟我父亲这个不是中毒,而是因为自身免疫能力低下而产生的一系列并发症,还是需要依靠现代医学来治疗。我也无奈,只有想着什么时候,把父亲送到南方那边的大医院去治疗。

当天晚上,我跟父母聊了很久,二老一致表示,他们倒是没什么,半截入土了,就是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够结婚生子,弄个大胖孙子给他们带一带。镇子上与我父母同龄的老人,基本上都有孙子孙女了,有孩子结婚比较早的,都已经四代同堂了。

父母的期望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抵挡不住,赶紧回房歇下。

一夜无话,次日清晨,我听到屋外有车子的喇叭响,条件反射地跳起来,往窗外一看,竟然是一辆警车。



第三章 一个通缉犯的酸楚

刚刚睡醒的我有一点儿迷糊，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直以为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寻味而来，下意识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还没有所动作，便见到马海波的身影，从驾驶室中下来。看到这老哥们，我紧绷的心不由得就放松了些，毕竟是同生共死过好几回的老朋友，而且我还救过他几次，老马的人品秉性我也是清楚的，即使他坐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也断不可能做出出卖朋友的事情。

不过我并没有现身，而是看着他走下车，来到我家门口敲门，然后喊我母亲。

我母亲起得早，六点多就忙活了，听到声响去开了门，然后将马海波引到堂屋落座。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大致是在劝我父母，想带我父亲去省城的大医院瞧一瞧，莫耽误了病情，免得到时候陆左回来，怪他照顾不周。

听到马海波的话，我的心头不由得暖暖的。所谓朋友，真的不是喝过无数次酒，拍着肩膀立下承诺的人，而是即使你落难了，依旧对你如初，对你的家人，可以当作自己的亲人一般的家伙。

我父母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说白了也就是穷怕了，不怎么敢去医院。昨天我母亲还跟我唠叨，说上次我父亲住院，就花掉了好多积蓄，一天的医药费，就要八百多，虽然有农村医保，但他们还是有些接受不了，所以才回家慢养。我以前给家里面打了不少钱，不过他们总是说要留给我结婚，对自己未免太过吝啬。

果然，我父亲说了几句，含含糊糊，就是不肯去，无论马海波费尽唇舌，都不肯。

马海波只有作罢，最后问起，陆左最近有没有打电话回家来？

我母亲倒是一个很警觉的人，一听到这里，立刻摇头，说没有。马海波有点失望，叹了一口气，说家里面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然后起身，准备



离开。听到这里，我将房门推开，喊住他，老马，先别走，进来说话。

马海波扭头一看，见是我，又惊又喜，下意识地往大门外望去。

我母亲刚刚还不肯承认知道我的消息，见我露了面，不禁有些尴尬。我抱歉地对她说，老马是信得过的朋友，无妨。

马海波匆忙进了我的房间来，紧紧抓着我的手，问，你怎么跑回来了？去年局里面就接到通知，结果大肆发了通缉令，与你相熟的人都知道你犯了事，在家里面可不安全呢。

我笑着说我就潜回来待几天，看看父母，过几天就离开，然后把身上的案子给澄清，到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来了。我的案子毕竟涉及很多不能够外传的内容，像马海波这个层次的，也只能知晓我杀了人，正在被上头通缉，具体的事宜，他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凭着跟我往日的交情，才会说出这话，心里面还有些纠结，感觉对不起头上的国徽。

当我把内中缘由跟他作了解释，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说：“原来你真的进了那个组织。那便好，说起来我们也都算是体制内的人了。你说的事情比较复杂，不过我相信你的人品，既然是这样，我倒也不用因为隐瞒你的消息，而受到内心的煎熬了。”

我们也是久未见面，于是聊了很多东西。马海波告诉我，青山界那一块地方已经被省林业厅列为了保护区，封山锁林了。他去年年初，还见到那个贾巡视员带着一些人员出入，今年都没有见到了，不过多了一支部队在附近驻扎；马海波还告诉我，杨宇那小子升官了，去了市里面的一个分局当副局长，比他的级别都高了。这臭小子，真的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不过他女朋友在这里，经常会回来，还老提起你，说他今年国庆结婚，不知道你能不能赶回来参加。

我笑了，说，应该可以，不过如果我罪名洗脱不了，可得给我单独安排一个包厢，不然还真的是要妨碍到他的前途。

马海波哈哈笑，说，都是经历生死的老兄弟，谁还能因为这些东西，坏了交情？

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聊了好久，不过马海波到底是个忙碌的人，期间接了好几通电话，不得不离开。走的时候，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陆左，你的身份现在有些敏感，能小心些，就小心些。你们的层次太高，老哥哥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家里面很多小事，你只管讲便是了，跑跑腿，我还是可以的。”



听他这么说,我想起来一事,便将我父母在靖州被医托骗了的事情给他讲起,问能不能查一下,把那家小诊所搞倒,免得他们再坑害更多的人。

马海波大讶,说,居然还有这等事情,怎么没有听叔叔阿姨讲起过?

我叹气说,他们两个老人家,总是有些东西搞不透,没办法。

马海波想了一下,告诉我他在兄弟县有朋友,可以帮忙查一下底细,如果真如我所说,便让朋友推动一下,不过至于效果,他也不敢肯定,毕竟跨了省。

我说,这东西,尽力而已,我也只是一提,到时候再说呗。

马海波见我说得淡然,有些慌,说:“陆左,你别到时候自己撸着袖子上啊。像那种杂碎,你犯不着把自己牵连进去。”我笑了,说没事,我自己清楚的。

马海波忧心忡忡地推门离开。我心中咯噔一下,还是忍不住地叫住他,犹豫地问道:“黄菲,最近怎么样?”

马海波愣了一下,然后说:“不知道啊。那妮子去了黔阳,都没怎么跟我们联系了。今年过年的时候她回家了一趟,据杨宇说是谈了一个男朋友,都准备谈婚论嫁了。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按理说,她结婚,一定会请我们这些老同事喝酒的……”

我愣住了神,心中忍不住地痛,迷迷糊糊的,连马海波离开了都不知道,脑海里一直回响起一句话:“她要结婚了,她要结婚了啊……”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是啊,黄菲比我大两岁,到今年,差不多也二十六岁了,在我们这儿,已经算是老姑娘了,她准备结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我和她,已经分手了。然而虽说如此,一想到当年那个宛如花娇的女孩儿,即将属于别人,我的心,又忍不住地痛。

杂毛小道见我脸色苍白,笑了笑,说,你既然还喜欢人家,干吗不去追回来,一个人在这里暗自神伤,有个毛用啊?我苦笑,说,我一个通缉犯,她一个人民警察,我追个毛啊?真正要做什么,先把自己身上这一身污泥,都洗干净了再说吧。

虎皮猫大人在我那从小用起的老旧书桌上嗑着瓜子,不屑地把头扭了过去,嘴里咕哝道:“软蛋儿一个,呸!”

我在家里待了好几天,几乎是足不出户,就怕被邻居给看到。在这些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杂毛小道探讨给我父亲治病的事情,我还从“十二法门”里找出来一个固本培元的方子,让我母亲去抓来药材,给我父亲先

熬着喝,将身体恢复好一些再说。

期间我打过电话给雪瑞的父亲李家湖,没接通,倒是和顾老板打通了电话,问他一些最近的事情。顾老板告诉我,茅晋事务所还在开,不过在陈局长的主持下,已经将股份都转移到了雪瑞的名下,基本上撇开了与我们的关系。当然,这是名义上的,茅晋事务所的灵魂,永远都是我和杂毛小道。至于他,一切安好,最近经济复苏,他的生意又开始有了起色,经常在东南亚那边跑,南方省这边,倒是顾不上。

顾老板没有问我们在哪里,只是说要不要到香港来,到时候先帮我们安顿好,要不然就去南洋,出国待几年,隐姓埋名,到时候改头换面返回来,又是一条好汉。

我说不用,不至于。

他笑说,也对,在陈局长的麾下,倒也不用他来考虑。

我问李家湖怎么样了,怎么电话打不通?

他叹了一口气,说李家湖那边出了一点事情,在缅甸仰光那个分公司的经理是个二五仔,勾连外人将他的货给坑了,他正带人过去处理呢,说不得还会影响到总公司。我回忆了一下,问是不是那个叫做郭佳宾的?顾老板听了就火大,说是的,就是这个吃里爬外的杂种,狗娘养的白眼狼。

我依稀记得这么一个人,似乎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我还参加过他的婚礼呢。不承想会有这档子事情。不过我也无心多掺和,只是表示知道,不再问起,然后说我最近可能回到南方,到时候再聊。

我们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差不多小半年,感觉发生了好多事情,物是人非。

我没有再四处打电话,只是跟董仲明又联系了一次,让他帮我在南方找一家好的皮肤病医院,过几天,我想把父亲接过去治疗。他一口答应,第二天就回了话,让我赶紧去南方,他在南方市军区医院找好了专家,随时过去治疗。

就在我准备出发之时,马海波给我传来消息,说我托他的那件事情,有点儿难搞。